



夏日炎炎洗桑拿

■ 湖南常宁 春江水

夏日炎炎，零售同行相约，晚上去“月海星沙”洗桑拿。连忙电话向妻子“请示”，孰料未获恩准：“那里乱七八糟的，你去了是要学坏的。如果一定要去，我也要一块去。”天哪！澡堂子可不是舞厅，男女岂可同浴？想必妻子是急昏了头。

“桑拿”这两个字早在多年前就听说过，在广州、海口、深圳等地也见过，但从未涉足。倒是桑拿的隐约之词，撩得人想辨个真伪。眼下身处高温季节，即使身为零售行业的普通一员，口袋里没有几个钱，但洗一回桑拿也无妨。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说去就去。更衣入室，赤条条了无人名、身价，站在热水龙头下冲洗，这就是我们平时洗澡的主要内容。然而，这只是前奏，主要内容还在后头。

两个黑色大理石的水池内，水底透出蓝莹莹的光，一池冷水，一池热水，水中四周各有十多只强水按摩口，水流有力地冲出，泛起股股波浪。雪白的毛巾铺在池沿上，把头部靠上去，静静地闭上眼睛，便觉背部有小拳在有节奏地捶出，便觉全身的松弛与惬意。爬出水池便进了桑拿室。这是一个室温高达九十度的空间，不足八平方米，四周是白松木组成的墙壁和长条凳子，一角是只桑拿炉，一箱矿石被电热丝烤得热气蒸腾，边上有只水桶，盛一勺往石头上浇去，椅下木缝里便有热气涌出。感觉自己像一只蒸笼里的馒头，身上沁出粒粒汗珠。好

在服务员定时送进一块冰镇毛巾，供捂住嘴鼻，否则呼吸困难。下一道程序蒸时，由于气温升高，人的大脑活动便会减低，紧张的肌肉就会松弛，动脉扩张促进血液循环，疲劳也便一“蒸”了之。果然，蒸了半小时，神清气爽，精神为之一振。接下来可是要穿起浴衣了，因为之后服务的是小姐。洁白的浴衣在身，俨然一名日本武士。躺在宽大的沙发里，还有搁脚的凳子。小姐无声无息，一会儿倒茶，一会儿送水果，一会儿递烟。小憩片刻，依次进入按摩室。

按摩室三人一间，只按摩头部。为我按摩的是金小姐，她说她一天要按摩十多次，每人半小时，先是面膜，然后由近及远，直至把头部“摩”遍。真没想到，平时小心翼翼保护的头部可以这么用力地捏，使劲地揉。最后小姐要为我做背部按摩。“轻点还是重点？”“重点。”于是，小姐把我当犯人样推推搡搡，我由此疲劳尽消，她却累出了一身汗。善良的我觉得过意不去，忙掏了一张二十元的纸币递了过去，金小姐含羞笑纳。告别金小姐，走出月海星沙桑拿洗浴中心，漫步在流光溢彩的街道上，回味着第一次在别人的服务中享受生活、快意人生，以及洗桑拿给我带来的新鲜与快感、紧张与刺激，连日来头顶烈日、脚踏炙热的大地采购送货的疲劳一扫而光，我的心情格外阳光明媚。

老屋

■ 安徽黄山 崔志强

老屋存留在记忆的光盘上，永不磨灭。

老屋记录了我少年和青年许多时光，让我时时怀想。

老屋黛瓦飞檐，像江南许多屋宇一样，但于我，却散发一种亲切和温馨。

老屋前面三间是堂屋和卧房，后面为厨房，后又在正房南侧砌了一间披厦，做了豆腐坊。老屋砖木结构，青砖一直裸露着，没有粉刷，但质地坚固，经风历雨，一直给我们以温暖、踏实的庇护。

老屋的椽檩穿插，咬合，宛如几只强有力的臂膀抱在一起，让老屋很牢靠。小小的木制窗，虽泛着岁月留下的印迹，灰暗、有虫眼，有的还开裂，但都没有缺失，根根窗棂仍坚守自己的岗位，漏进风漏进光，却挡住一切觊觎的手。

堂屋最先是黄泥地，夯实、抹平，倒也冬暖夏凉，让人来去无虞，但家里饲养的猪常进来溜达，没事用嘴刨刨，故而大洞小坑，让我们不时提防。有一次夜起，爷爷还因此跌了一跤，让这间堂屋话题不断。后来家里浇筑了水泥地，垒了猪栏，我们就安然无虞了。

卧房是用杉木板做墙壁的。散发自然清香的杉木给我留下许多回忆，它是我的小天地、舞台，我可以张贴涂鸦、画作，挂我的奖状，挂我抄写的各种励志名言，钉上钉子，挂书包、悬衣物，吊弹弓、雨伞……一目了然，用起来省心省力。杉木板壁有许多缝隙，我可以偷听姐妹的谈话，知晓她们的小秘密，掌握把柄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晚上头紧贴着木板睡觉，还感觉一种亲切和温暖，它是另一种庇佑。

地上铺设着木地板，不是现今的木板，高压制作、油漆光亮，而是纯粹的木板，那时农村有的是木材。木板给人冬暖夏凉，一种柔和踏实感。屋顶开始没有铺天花，冬天有雪粒子淅淅沥沥，夜晚有星光不时漏下，宛如天空近在咫尺。后来铺设了天花板，老鼠的窸窣声又声声入耳，顺便抛下一些细尘，让童年增添不少情趣。

开始我们兄妹是挤在一张床上的，常常为争盖被条和睡觉位置而起纷争，后大，我就索床另居，和父母居于一屋。虽少了纷争，多了空阔，但缺少了情趣，和父母在一起拘束，有时还挺怀念与她们争闹的时光。

厨房原很冷清，只在升炊时才有锅碗瓢盆之响，后来父母辟出一半做豆腐坊，就热闹异常。天色熹微时分，即朦朦胧胧听到父母窸窣的劳作声响，捞豆、担水、推磨、筛浆……早晨就更热闹了，人语喧哗，来打豆腐的、买豆渣的、购豆干的，挤满屋子。夏日父母还顺带蒸发糕，更添了忙碌。我们在细密如雨的人声中睡觉，多了温暖和踏实。

老屋襟山依水，排闼即见青峰迎面扑来，宛如屏风，那是黄山的余脉。还有一条源自黄山的村河从屋前潺潺而过，滋润着平常的日子，让日子水欢鱼香。堤岸柳树、栗树、枫树和各种不知名的树木组成绿色长廊，护佑着河道，也护佑着老屋。屋后是菜园，青菜萝卜唱着春天的歌，辣椒茄子挥舞着彩色的丝带，让餐桌时鲜不断，芳香四溢。

但老屋终敌不过时代的浪潮，在周围日益稠密的小洋楼挤压下，日显其陋、老，父母不甘人后，终于决心起新屋。在拆除前，我看见老父亲在搬空物什的老屋里，反复踟蹰着脚步。

虽然如今老屋消失了形体，但在我的记忆中却青枝绿叶，巍然矗立着，那面杉木板壁、那个小而温暖的厨房，那飞檐翘角……仍活在我脑中！

以茶当酒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恺

以茶当酒的话题，是温暖的，诗意浓，人情味亦浓。

以茶当酒，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种现象，有人说可以追溯到周代，相信此说的人似乎不多，历来的茶客大多以为，三国的孙皓，是以茶当酒的始作俑者。据《吴志·韦曜传》记载：吴主孙皓每餐宴，无不竟日坐席，无能否，率以七升为限，虽不尽人口，皆浇灌取尽。曜素饮酒不过两升，皓初见礼异，常为裁减，或密赐茶，以当酒。

这个孙皓，整日花天酒地，最终成了亡国之君，原是活该，但他当国之时，尚能注意到韦曜酒量有限，暗中赐茶代酒，厚爱大臣，应不失为美谈。附带说一句，有一次偶尔在某副刊上读到一篇奇文，称孙皓此举为“茶话会”先河，作者的想象力颇丰，然而竟日坐席，不喝七升誓不罢休，哪里还有茶话会的味道？对于韦曜，孙皓虽说给予关照，让他以茶代酒，而君臣狂饮，少数一两个人饮茶，怎能改变“会议”的性质！

因为大臣酒量小，君主网开一面赐茶，似乎是一种恩德，臣下自然感激不尽。在普通人那里，以茶代酒，倒是别有一番情调，且看：

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

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

这首以《寒夜》为题的绝句，是宋代诗人杜小山所作，大概是将“以茶代酒”这个典故入诗的首篇吧。寒夜客来，理当把酒叙旧，或许盘飧市远无兼味，湊手不及，或许樽酒家贫只旧醅，拿不出手，转面一想，何不呼童煮茗。于是汲泉燃叶，炉火初红，气氛一下子浓了起来，与友人闲话于寒窗月下，寻常亦是如此月色，但觉今夜梅花芳香袭人，其情趣倍于他日也——有人说：“茶与酒，皆为物，古人以茶代酒，岂非以物易物？”不然。酒有酒性，茶有茶趣，在特殊的情况下，比如这个寒夜，以茶代酒，恰

如梅花点缀窗月，景色与心境，便迥然不同了。

当然，以茶代酒作为一种盛典，主要还在寺院之中。僧尼坐禅，一律以茶当酒，一则提神消疲，一则潜心修行，正合了佛家清静无欲的要求。这个习俗，不仅在中国寺庙里一以贯之，唐宋之间，派到中国的日本留学僧，诸如荣西大师等，还将这一风尚带回去，从而形成流传至今的日本茶道。

我年轻时不谙世事，喝起酒来争强好胜，人到中年，诸事蹉跎，借酒浇愁，酒量却每况愈下了。知天命过后，游走于大江南北，朋友赏酒，每不能胜。若是到了天高地阔的北方，市井里巷，豪情美酒，自古长相随，来客不论亲疏，必欲醉之而后快，你就是缴械投降，也不济事，只好舍命陪君子了。那种场合，别说以茶代酒，就是一手酒杯，一手茶杯，也要让人看轻的。过了长江，风气便不一样了，烟雨楼台，佳人琵琶，吴侬软语，茶酒菜肴都成了陪衬，酒可助兴，茶可蕴情，宾主各取所需，既随意，又家常。现代的江南酒楼，酒香茶香之外，更有一种奶香，那是女士们的饮品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论味道，既不袭人，也不醉人，倒着实有点儿迷人。总之，江南的宴席，像是水墨画，几种颜色互相浸润，不露痕迹，恰到好处，我喜欢。

春三月间，有一次聚会，在杭州的“楼外楼”举行，是姊妹们为我洗尘。席上茶杯多于酒杯，这也是很寻常的事，偏偏一位略有酒量的小老弟，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致歉：不好意思，请允许我以酒代茶——你莫说，经这小子这么反其意而一用，“以茶当酒”这个典故，不仅给人温暖、诗意、人情的感觉，其内含与外延，愈加活色生香了。

